

鸡粥大概是只有上海人民才能理解的食物。

不是广东人民的冬菇滑鸡粥，上海鸡粥似乎总是在白斩鸡店里卖的，端上来就是普通的一碗，稠稠的白粥，连热气都不怎么冒，中间点着一点褐色。不要小瞧这一点褐色，用调羹慢慢搅开，搅开，原来封印在粥里的热气也跟着袅袅而上，你开始恍然大悟那碗粥并不是冷的，和你一起恍然大悟的还有你的鼻子，是的，你将会灵敏地感受到一点你本不期待在这一碗小小的烧过于“凝”的粥里可以获得的東西——咪咪的鲜，幽微到近乎气若游丝，像程派的拖腔，却可以被鼻子灵敏地捕捉到，随便这个鼻子是通畅的，堵塞的，抑或是半通不通的。就在同时，那点褐色开始荡漾开来了，还有星星点点的黄与绿，黄色的是姜米，绿色的是葱花，胃口就在那一瞬间被打开了，一勺入口，充满口腔之中的，是熨帖。是的，不是美味，是熨帖。仿佛风尘仆仆的游子归家，洗一个温度恰当的热水澡，裹着浴袍出来，暖气开着，桌子上的香檳散发着香气，沙发上放着走之前看的那本杂志，就是那种感觉，惬意。

是的，鸡粥里没有鸡，但是却有着你对于家的全部思念。

鸡粥

李舒

鸡粥是很便宜的。我没记错的话，白斩鸡专门店里的主食，除了鸡粥还有鸡骨酱面，但鸡粥永远是最便宜的，所以人们对于鸡粥里没有鸡这件事，似乎有着很大的包容心。当然，上海鸡粥肯定还是从广东鸡粥演化而来的，因为经营鸡粥店的多半都是广东人。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时候，还有人专门给前线战士送过鸡粥，这是因为十九路军多半来自粤地。

没有鸡的上海鸡粥仿佛是1939年之后开始兴起的产物，《艺海周刊》上的豆腐块文章，称去吃鸡粥是“赶时髦”，甚至出现了许多鸡粥专门店，时人判断这是经济下滑、吃不起饭的趋势。但也有专门把鸡粥当成“滋补佳品”来做的鸡粥店，像牛奶那样配送，甚至可以送到酒店，我怀疑这是类似“鸡精”的东西。

鸡粥好像就应该去店里吃，我曾经很认真地熬了一锅鸡汤，然后奢侈地用来煮粥，但因为缺少店里的灵魂酱油，我只能承认这是一份很美味的鸡汤粥，但似乎有些过于

美味了，缺少了那种恰当的熨帖，是的，喝的时候会想，唉，熬得这样好的鸡汤，还是应该直接喝掉啊。上海有家白斩鸡店，可以自带饭盒去要鸡汤，统统免费，我去过两次，见过一位带着筷子的阿姨，她洋洋得意告诉我，用这种鸡汤煮粥，加一点白斩鸡的蘸料，就可以模拟出店里的味道，啊，果然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我这样想着，可惜一次也没有尝试过，因为实在不好意思带那么大的家伙去买白斩鸡。

真感谢发明了鸡粥的人啊，在鱼子酱松露松茸金箔和牛等高级食材堆叠的今天，还存在着这样便宜却又好吃的食物，如此蕴藉地阐释“穷人乐”，在上海是鸡粥，在北京是爆肚，在河南是胡辣汤，在武汉是热干面……也许这是米其林餐厅们永远怅然若失的地方，用金钱买不到的客人内心的熨帖。

真感谢一直让鸡粥留在菜单里的人啊，让所有身处困顿的人，感受到一点温暖，那点温暖也许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却能让我们生出些许勇气，对这个无情的世界，不至于那么沮丧，不至于那么绝望。只要这世界上还存在着那碗没有鸡的鸡粥，我就永远相信这世界不会那么难。

1985年的九月，意大利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作家卡尔维诺去世了。十月里，法国“新小说”派代表作家克洛德·西蒙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表面上看，这两个事件一悲一喜，但从本质上说，它们都极具象征性地指向了一个事实——追求小说变革与创新的时代过去了。

当时，曾被视为异类的法国“新小说”派的作家们早已位列经典文学的仙班，而被他们批判攻伐多时的传统现实主义小说观念则在回潮中重新变成了金科玉律，以至于晚年的罗伯-格里耶认为有必要像当年那样重新踏上斗争之路。不管怎么说，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先锋文学重新回到孤独的境地已是不可争的事实。

或许正是出于对这样的时势变化的敏锐洞察，作为意大利先锋文学的旗帜，卡尔维诺才会在1980年的一次访谈中特意强调：“在20世纪60年代以降的意大利文学中，无论贾尼·切拉蒂还是作为作家还是理论家，都必须为他保留一席之地。”为什么要使用“必须”呢？显然是因为在当时的意大利文坛，像他这样给予贾尼·切拉蒂以高度重视的人并不多。他很清楚这位富有才华的晚辈创作中的先锋属性。

贾尼·切拉蒂的《波河故事漫游》正是在卡尔维诺去世那年出版的。这些“故事”的样态是全新陌生的。表面看，它们都有着相对完整的轮廓，但是深入其中，却发现没有哪个“故事”能用完整来形容，有的只是让人找不到缘由的有限行为状态、失去情理关联的充满空白部分的情节以及一些超乎逻辑的仿佛随

机的衔接。那些“故事”的形式，可以打个相对直观的比方来形容：就像一块水磨石板表面的状态，所有石子都在水泥中被磨平后融为了整体，但每个石子又仍旧是分离的。

我们且以那篇《一个讲述者关于美好结局的想法》为例，分析一下作者的手法特色。学识渊博的药剂师受雇于乳品厂老板，为其读高中的女儿补课，他们相爱了。此事暴露后，女孩的兄弟们砸了药剂师的药房并殴打了她。后来他在被砸烂的药房里医多生。有一天他关掉了药房，躲起来极少出门。再后来他进了医院，又转到疗养院。多年后他回来时已是瘦骨嶙峋的老人。整天与书相伴的他饿死的。藏书揭开了他的秘密：他无法接受悲剧的结局，为此改写了一百多本书的结尾，给每本书以美好结局。在弥留之际，他还在改写《包法利夫人》，不仅让艾玛活了下来，还与丈夫复合了。而在最后攥在他手里的纸条上，他只用了三个字，就把一桩悲剧改成了大团圆。

在这个故事里，作者抽空了传统故事里的情理逻辑因素，只留下基本故事轮廓，没有心理描写，没有人物背景，情节有限且跳跃，留下很多空白。我们知道，药剂师对那个冷酷世界的天真而又疯狂反抗，企图以自毁的方式达成精神胜利。在那冷然递进的情节中，我们能感觉到他自毁过程中闪现的诡异的生命余光 and 强烈的悲剧气息，却无法知道他何以非如此不可。这个故事颠覆了传统故事的生成模式，却拥有了更为强烈的震撼力。

年轻人身上，更体现在老太太太身上。她们的穿搭技巧高，协调好，衣饰总有出挑的地方。或是一对耳环的别样精致，或是丝巾的獨特构图，或是美甲的色彩搭配，都显示了她们对岁月太匆匆的不服。法国老太太对生活的热爱更体现在吃上，小酒每天喝一些，晚餐红酒，夏天粉红酒，女士年轻时喝气泡酒，如今岁数大了，不单是圣诞节喝香槟，而是天天喝香槟，越老档次越高了。

坐轮椅去超市采购的老太太，也时有所见，他们全程“独立大队”，活动能力超乎想象。法国医疗条件较好，医保和残障设施完善。爷爷奶奶出门时，携带社区配发的定位呼救器，一旦发生状况立即按钮，红色的消防车很快就会呼啸而来（法国消防队有救助老人的传统）。露西尔曾在去年夏季某个雨天滑倒在外，一周之后的傍晚，她在邻居的关切目光下，被酷酷的“消防哥”抬着，微笑着回了家，继续自己过日子。

形单影只的露西尔并不觉得孤单。她不用智能手机，白天看电视，看花园，戴副老花镜在窗口看书喝咖啡。她说：“我能接受这样的生活。”经历和修养写在脸上，内里有一颗不屈的心。老人的淡定和乐观，有助于驱逐孤独感，保持情绪不沮丧与心理平衡，使认知功能在线更长久。

人的一生像极了四季，春季，夏炽，秋静，冬寂。但人生四季不能重启，没有轮回，走过四季是归途。许多法国老人不懈地捍卫着个人边界，坚韧地独立生活，我们能学习和借鉴些什么？

邻居露西尔

吴联庆

当惊人，常看到他们颤巍巍地坐进驾驶室，开车买菜去。我的邻居，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名露西尔。她有辆天蓝色的老牌女款车，标志性很强，虽然她开车比我走路快了多少。小区每星期六有农贸市场，她右手拄着拐杖，左手拉着小推车去采购。她走路有点吃力，迈碎小步前进，但频率不低。每次看到我，她都主动并微笑着说“您好”。有一次我到学校接小外孙，回家路上男生雀跃飞奔，待我赶到，小家伙已过了马路，我批评他独自过马路，他指着邻居的门说“外婆”，原来刚巧回家的露西尔就

会呼啸而来（法国消防队有救助老人的传统）。露西尔曾在去年夏季某个雨天滑倒在外，一周之后的傍晚，她在邻居的关切目光下，被酷酷的“消防哥”抬着，微笑着回了家，继续自己过日子。

形单影只的露西尔并不觉得孤单。她不用智能手机，白天看电视，看花园，戴副老花镜在窗口看书喝咖啡。她说：“我能接受这样的生活。”经历和修养写在脸上，内里有一颗不屈的心。老人的淡定和乐观，有助于驱逐孤独感，保持情绪不沮丧与心理平衡，使认知功能在线更长久。

人的一生像极了四季，春季，夏炽，秋静，冬寂。但人生四季不能重启，没有轮回，走过四季是归途。许多法国老人不懈地捍卫着个人边界，坚韧地独立生活，我们能学习和借鉴些什么？

法国老太太清瘦型多，这可能与她们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有关，早餐通常是鲜榨柠檬汁、烤全麦面包、鸡蛋或酸奶等，很少油脂。加上年轻时有锻炼的习惯，喜欢跑步游泳等，所以在耄耋之年仍保持着身材。可毕竟年事已高，脸上不免一派菊老荷枯的模样。但千万不要小瞧了她们，法国超过80岁的老人有800万，他们绝大部分不和子女同住，也不住养老院，内心强大。

八十四岁的露西尔穿着不马虎，妆容、针织上衣、笔挺的呢料裙子和戒指，顽强地留存着年轻时讲究的痕迹。法国女人的美丽时尚，不仅展现在年

赴一场桃花之约

李佳

一个人要做到“名实相符”很难，一条路却做到了。桃林路，名不见经传，竟实实在在有一大片桃林。三月不过半，这里就“美上天”了，芳菲似锦、宛若仙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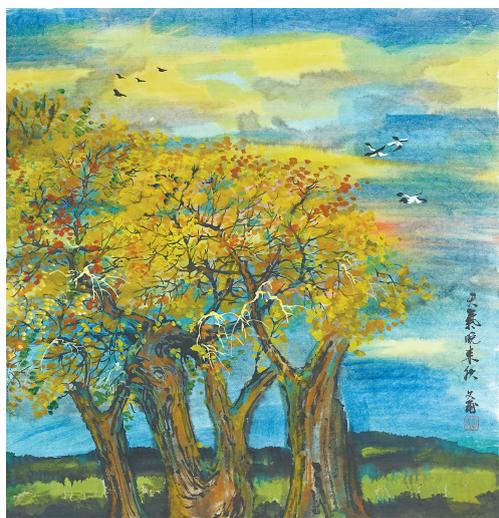
上海的桃树不少，小区、公园、绿地……随处可见；就连在路边沉寂大半年的行道树，也可能是；但这些都称不上“桃林”。“桃林”是一场盛宴，是桃树纯粹的聚会、盛大的忘情，是大片、大片的浩瀚花海，令人眩晕、沉醉，谁也无法从中分清这朵、那朵，这棵、那棵，仿佛一整个宇宙，红色的、粉色的、白色的，树上的、飘落的，都是它，空气里的清香，也是它。桃林路上，便是这样的桃林。我与桃林路，有一个约定：花开，我来。年年如此。

其实，春天不只有桃花。从梅花开始，迎春、玉兰、杏花、李花、樱花、郁金香……一个接一个开，上一个伴着下一个，忽一阵春风，就这边“红杏枝头春意闹”，那边“千朵万朵压枝低”。桃花在其中算不得出挑。梅花在冬风中沾染了凛冽，生就一副傲骨，得了文人眷顾；樱花高挑、洁白，素如天边之云，有种令人仰望的纯真；玉兰娇憨；杏花俏丽；李花缤纷；郁金香华美……无论哪一种，都不似桃花那样常见、易见，花期又久，足足有一个月。于是乎，桃花便失了同伴们的风雅。

纵然早早地在《诗经》里出了名，一首“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传唱三千余年，几乎无人不晓；却也是因为那一曲，成了最“俗”的花。诗中唱所的，是新娘、是妻子，是母亲，无非平常的嫁娶、寻常的生活，桃花也因此沾染了烟火气，每当人们念起“桃之夭夭”，亦总会想到“其叶蓁蓁”“有蕡其实”。娇嫩的花，在短短48字里，开枝散叶，桃熟蒂落。于是，桃花注定无法成仙了，只能将自己的根，扎进凡尘的土壤，成为最寻常的花，既可远观，又可亲近；艳丽是它，凡俗是它，亲切也是它。

因为寻常，一两树桃花总不能成气候，必得一行、一片、一大片才行，成为桃林、桃园。这时候，赏桃便成了一桩雅事，“种桃仙”和寻芳客都来了，闻桃花香，赏桃花红，醉桃花酒，品桃花酥；保不齐，连天上的神仙也要悄悄看上几眼呢。就这样，桃林让人们饱了眼福、口福、心福，神清气爽，心满意足，乃至飘飘欲仙，“雅”与“俗”在它的绚烂里，得到前所未有的和解。此后，桃花便渐渐隐进叶片里，酝酿盛夏的果实；赏桃人也渐行渐远，奔赴下一段旅程。桃花的使命，结束于此；人的此时此地，一去不回。未来，谁知道，花与人是否相逢？若再相逢，又会是一番怎样的光景？花用一季经历生老病死，抑或更短；人则需经年累月，还想更长。人赏花，年年岁岁花相似，因为看花的眼大抵相似；花看人，岁岁年年人不同，每年于花都是新的轮回。但无论是花还是人，放诸历史长河、浩瀚宇宙，都只不过是一瞬而已，方生方死，方死方生。

平凡如我，与这桃花一样，都是沧海一粟。这个春天，当它们如约盛开，我即选择最明朗的一日，邀上蜜蜂七八只，燕雀两三只，带一本书和一杯点缀了花瓣的咖啡，前来赴约。只消一会儿，便和桃花一起融进了绚烂，悠然忘形；安身为千朵万朵中的一朵，怡然共饮。第一口敬春天，第二口敬生命，再一口敬自己……



树 (中国画) 王文甫

“春读书，興味长，磨其砚，笔花香。”春暖花开的季节，正是最适宜、最惬意的读书时光。在草长莺飞，万物启蛰之刻，捧一卷诗书，品一盏清茶，心情愉悦。每读到名篇佳作，会引引起心中一种感发不能自已之情，其感也深，其思也微。

我在春日有“晒书”的习惯，把一些旧书放到阳台上边晒边翻，温故知新。其中的破、老、旧书始终不肯扔掉，因为铭刻着我读书生涯中那些难忘的记忆，虽然过去几十年，但它们始终伴随着我。现在是网络时代，能读到的纸质书太多，但“畅销书”一时热闹，没多久便烟消云散，真正的“常销书”是“书比人寿”，如唐诗、宋词、元曲，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如外国文学名著，父辈、儿辈都买过，待孙辈长大，仍会再买。年轻时，我与大多数同学一样都爱好理工科，但课余时间读过不少文科书，虽然我们历经苦难与磨难，但这些书恰是我们心中的火炬，照亮了混沌昏暗的前程。“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让所有的苦水注入我心中”，这句诗真实表达了我们这代人最典型的思想情感。按我兴趣，我认为春天最宜读田园山水诗，因为田园山水诗天人合一，情景交融，意境旷远，含义隽永，尤其名家名作，用词造句精炼得当，语音节奏自然和谐，寓庄于谐，寓谐于庄，如行云，似流水，从字里行间参悟人情事理，给人性情陶冶和理性启迪。

以陶渊明和田东园诗人《饮酒·其五》是其代表作：“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他以诗

明志：“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陶渊明对仕途彻底绝望，归隐后悠然自得、自寻快乐：“舟遥遥以轻颺，风飘飘而吹衣。”他在田园山水间，寓心境于读书，寓思想于问学，欢乐之情溢于言表。宋代诗人苏东坡也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家，他为惠崇和尚《春江晚景》鸭戏图配诗：“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画美诗更美，江南早春之景在苏东坡笔下被展现得淋漓尽致。稀疏的竹林外，几枝桃花摇曳着身姿，桃竹相衬，红绿掩映，春意格外惹人喜爱。诗人目光由近及远，远处江岸边，成群的鸭子跳入水中，最先感受到春的气息。蒌蒿和芦苇的幼芽已经破土，此时采来食用，正是鲜嫩之时，河豚逆流而上，从大海游回江里。苏东坡一生写了2700多首诗词，未必都是珠玑之作，但这首七绝广为人知，特别在初春，读来感悟更深。这首与春天同在的诗，只要有一年四季的变化，它就有永远的生命力。

春天读书，定会有情怀与灵感相融的兴奋与舒畅，唯有口读、眼读、抄读、心读，才能进入传神达意的境地。春天是美好的，《诗经》有云：“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芣苢兮。”诗书也是美好的，大诗人雪莱曾说：“一首伟大的诗篇像一座喷泉一样，总是喷出智慧和欢愉的水花。”当春天与诗书相遇，便是一场难得的盛宴。

春日读书，贵精不贵多。郭影

最让我佩服的法国人，不是齐达内、普拉蒂尼或姆巴佩，也不是名声显赫的奢侈品老板，最让我佩服的法国人，是那些高龄的法国老太太，他们的年龄已然超过八十岁，在桑榆未景之时，仍然不依赖他人，把“独立自主”这一块攥得紧紧的。

人人都爱说独立，但法国老人是践行派。虽然垂垂老矣，但移动能力相

邻

邻

邻

邻

邻

邻

邻

邻

